



羅位育  
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  
湖南省人  
師大國文系畢業  
現職／  
省立板橋高中國文教師  
作品／  
歷史、歸、筆在四季、人生有力

## 叔叔老師

散文第一名 羅位育

記憶中，叔叔是個面色蒼白三十好幾的壯年人，然而，因為老貪吸著菸，連臉頰近頸處都似乎暗浮了菸垢，灰灰浮浮的。應該黑白分明的眼珠，卻時時養了好幾條血絲，據說，是酒量太好的緣故。也有人說是好勝，往往幾場酒陣挺拼下來，一把紅上了臉，他還兀然拔立衆多酒杯之間，睥睨四處搖搖欲墜的酒友。

聽這些傳聞的年紀，我還不過國中一、二年級的學生，總覺得拼酒貪菸是很辛勞的行為，叔叔竟然如此勝任愉快，彷彿作叔叔的，合該這般出衆。

叔叔曾告訴我，抽菸喝酒是高中時代自以為的大事，他是高一時湊巧碰上的。說這話的當口，他眼中的紅絲，彷彿羞怯地下沉眼窩，淡淡地，像勻了那麼一點脂粉。

「那時，我迷戀一個高三的女孩，可是小不點的我，根本上不了她的眼，逼得我有一天硬在她面前抽烈菸喝烈酒，出出男子氣」。

紅色下移兩頰頸處，菸垢的模樣消失了，突然，叔叔的嘴牽起一綫弧，「結果呢，還是給她看低了，沒想到，卻養成了多年的習慣」。

一番話平白說得他和我都心癢。

當然，這只是故事，叔叔並不存意思要我相信，也許，他想著這半大不小的囡仔，大概沒他那麼早熟吧，可是，我老懷疑著，那樣的年紀就有了煙酒工夫，難道爺爺、奶奶都未曾說話嗎？準不是叔叔的道行高。我的父

親素來絕菸，親頒的家規就明白昭示菸的可怕。為此，父親一手漂亮的毛筆字，還在宣紙上大方批了黑「不」字，墨色淋漓元沛，沉在皴白的宣紙上，有一種說不出的味。倒是有一回，無意中聽父親低聲勸著叔叔戒菸，那時已近半夜，因為尿脹，我決意拼過睡意，下了床，便直赴廁所。出來了，這才見到客廳亮了一豆燈光，父親和叔叔兩處分明的影子各自落座。叔叔的聲音低黯模糊，依稀聽到一些「我知：都這麼多年：不容易：」，父親的聲音反是熟悉入耳，「你是為人師表，是別人仰慕的對象，要讓孩子們看的，難道就沒有意志戒掉？那你怎麼帶那群半大的孩子？」

其實，當時如我這般半大的孩子，不論大人如何看法，抽菸還真是成熟的誘惑。

對了，叔叔是國中老師，就在我讀的國中任教數學。不過，因為班級數眾的緣故，他倒是未曾擔任過我的老師。否則，只要他一登上講台，還未開口說笑什麼的，我必然早就嘩啦笑倒在地。不是嗎？只要炎炎夏日，家中，他常常一條薄內褲圍搭腰間，光著蒼白虛肥的上半身，從廚房急步到書房，再從書房疾步到客廳，嘴裡儘嚷著：「好熱啊！弄杯冰啤酒喝喝。」

料不到，別班輾轉吹來的風，都說叔叔嚴格，教學委曲詳盡，要求學生的行為更是馬虎不得，常常會來個意想不到的管理主意，因之，那班學生野腔野調的脾氣還算收得很緊。不過，我倒真要替叔叔理辯一句，叔叔那班就是俗稱的「牛班」，要調度這樣兵荒馬亂的班級，得花苦力的。

這年，十一月就有深冬的消息，午睡時間校園向來四下靜沉，某一天中午，我才打好值日生倒垃圾的工作，便要匆匆回教室取暖去，但，就在校園僻處的藝術銅像後，巧遇叔叔班一位大哥級人物正在地吞吐菸霧。這是很尷尬的情況，其實，裝作目中無人就好，各守其分嘛。壞就壞在我好奇地胡瞧了幾眼，因為他抽的是大黑雪茄，這可是生平第一遭開了眼，味又好聞得很。他牛衝過來，押我貼上銅像，低聲聲直闖耳內，「X的，你眼睛想要爛掉是嗎？」。也許是銅像的冰冷體溫分散了注意，還是極度害怕的緣故，我居然撐開手腳笑了出來，那聲音真夠乾苦的，我邊笑邊準備挨揍，那知，揪衣服的勁兒鬆了，他陸著眼盯過來說：「你叔叔真是我的導師？」。那麼，我何時在笑中說出這段消息，好老著臉攀親帶故？「噯：你是騙人的吧！」，那大哥，向後移了三步，雙手交絡胸前，臉上生了古怪的笑容。

晚飯後，我就將這事宛轉告訴了叔叔，當然，我保留那位大哥抽菸的事實，以及，我也偷學了幾口吸菸的本事，七截八扣的，只挑了好話眼，淨說遇見叔叔班上的學生，無不口碑叔叔的德政。叔叔圍在沙發中的身子定著，動也未動，兩眼直向電視螢光幕熱鬧去，我正覺得情緒全失的當兒，叔叔發了話「少打混！」，手便掬向口袋，熟練地剔了管菸出來，上火，裊裊青烟包住了他的表情。可巧，螢光幕這時上了防癌廣告，一管菸，讓紅色禁制標誌牢牢按住了，也不知是自己初抽菸因而心虛，還是眼前的情況讓自己慌亂，我放了順風話，「叔叔，看到

沒，禁止污染」，然後，便大搖大擺回房了。

那位大哥人家都喊小良。小良老是撇嘴說：「太不良了，所以，名字要補一下」。因著那次偶遇，我和他竟結了朋友，也就開始裝模作樣抽菸菸來。儘管大家都說小良的名號在學校附近殺得很響，一張臉可以擺得開來。然而，這些都與我不相干，老實說，光看成績單分數低爬爬高，是要熬時間精力的，那得空忙掏人家的身世？大家見了面開開心心，有起了那麼一點江湖性情，便會拉個朋友菸抽抽。大多是在學校操場司令台旁的一間小廁所。這地方退居學校邊疆，四周散落的廢石、報銷的鋼筋交搭成絕佳的掩護，也是風景啦！小良曾問我有關叔叔的事，他懷疑已經三十好幾的人，為何不急著成家。因為他老嗑呼叔叔名諱，卻一臉忠懇神氣，我不禁起了好奇心。同時，又記起母親私下說過，叔叔是菸酒太痴了，脾氣又不是普通的捅，過往了幾個女孩，都讓別人搶了當媳婦。小良聽了，倒是低下頭不搭話，特意調理的頭髮伏在前額，陽光下新鮮欲滴。我正想打趣，問他是否有對象要介紹，小良抬頭，招了一臉陽光。嘴卻說起叔叔的教師風格，叔叔在辦公室或班上從不亮菸的。這就是了，心中過去悄悄萌芽的問題，今天聽了這開頭，全舒活出葉了。我很想知道，這個面容蒼白好菸喜酒的叔叔，如何在牛班止戈戡亂？

「看來你太不了解你叔叔了」，小良臉上又流出奇怪的笑容。不說話了。然而，在深吸第三根菸時，他終於耐性說出叔叔的本事，這大概是父親不曾也不知如何理解的事實，另一種大人的成熟行為。原來，叔叔竟可以一氣作下百來個伏地挺身交互蹲跳。你無法明白，虛肥的身子，如何馳騁這般精力。一旦學生犯下嚴重過錯，沒有二話，老師學生並肩齊作體能。往往學生偷懶短了幾步，叔叔從不寬貸地勒令重做。不過，他一向對事不對人，處理完畢，便誠懇耐心替他們解困。有在外頭混生活的學生會買帳？我迷糊了。小良意味深長地橫來一眼，輕輕解釋著，雖然班上發生許多不可思議的錯誤，有些也不是單純的辦法可以解決，但是叔叔尊重他們，從不以記過退學作把，常常留給大家空隙餘地。他們心中有底，能夠過得去就過去，不要壞了師生感情，這是規矩。如果有人離了譜，自然會另有人私下擺平，算給叔叔一個好臉。

我仍想著叔叔的面容蒼白是有味的，不說是菸吸去了血氣，單就叔叔能伏下牛班，不，是就業班的性兒，那蒼白怎麼說就是另一種魅力。自從認識了小良，素來對就業班的神秘好奇已淡，本來無中生有的恐懼也消失了，這才覺得，過去之所以難接受口耳相傳的「牛班」，委實是因無知而害怕，他們大數還是溫良，頂多有個貪懶脾氣，即使有那麼毛衝的烈性，也不過三三兩兩，拿住了他們的氣味，照可以談笑風生。由此，菸就抽得當然了，想著叔叔俠義心腸，大抵是菸酒帶出的，菸酒沾上四海，到處都有朋友，朋友氣是通的，因此，酒，我也下了功夫，零用錢也不儘往書局送了。然而，為了要應付父母的關口，我每日帶牙膏牙刷肥皂至學校，下了菸酒之後，放學前，就逕赴洗手台，從容洗刷口腔和幾乎要薰黃的手指。小良也知道我這苦處，倒沒什麼說話。這樣日子突然輕快多了，往往幾個大氣男孩，麥當勞肯塔基一落座，也不見警察來巡，菸一上口，就見了天地，而我從菸盒

挑出菸的動作，也愈趨熱極而流。

我還是會念著自己的成績，畢竟還要趕考的。所以，父母倒未瞧出異狀，而宣紙上的家訓「不」字，也未捨眼成威脅。老菸槍的叔叔卻拿住我的菸味了。一個好天的假期，叔叔向父母討了我去看電影。

「噯！不要抽菸好吧！」，影片才走了一半，叔叔低聲斥責前座一位青年，青年橫回了一眼，見旁人也瞅，這才不甘心的暴吐菸渣到地。暗中，我臉孔上了紅，前些日子，我和小良也在戲院中大搖大擺地抽起菸來。叔叔偏臉過來，眼中有奇異的光，低聲說著，「連我這老菸槍，都不敢在戲院抽，是不是？」

散場後，我和叔叔走在淡灰的天空下，眼前一片人車，就在身旁快幾步慢幾步的過往。當時，我心中就有譜了，戲院中叔叔那幾句不是什麼閒話，話包話，總是真放了什麼，難不成老菸槍一身菸味還能尋出別人的味？果然，就在飯館上第三道菜時，叔叔臉上開了笑，直接切問我抽菸的心情。出於本能，我馬上斷然否認，臉卻不爭氣地臊熱起來，舉高的筷總瞄不上目標。我突然想起小良的話，說班上學生犯了事，若決心瞞叔叔到底，根本是傻氣的。老實托出，叔叔儘量想辦法處分淡化，否則，一旦水落石出，叔叔的臉比山壁還硬冷。叔叔並未再追下去，反興高采烈地勸我多吃菜，只不過說了一句：「這幾年健康不大好，醫生要我戒菸戒酒，當初沾菸酒的理由，如今想來很薄弱」。我知道，自己是一身冷汗淋漓。

快過農曆新年時，照例有人想替叔叔作媒，父母也興沖沖一旁推引。送來的相片，女孩一張張端莊的笑臉。我喜歡拿叔叔相片一旁比對，想猜叔叔和誰合了夫妻相，比來比去，反比出一些玩笑來。相中的叔叔，臉是苦繃的，削下的雙頰，有些憤怒的神氣，和那些細心描上笑容的女孩一對上，連叔叔見了也笑不住，乘機推搡我一把，說著：「小鬼，給你作老婆較合適」。其實，這或許是無奈的藉口，過去，他一直排擠相親的機會，每次總在爸媽的面前低頭說：「好麻煩，不用費心啦！」，卻得不到女孩家裝模作樣一番，然後，就了去這件事。今年，父親話中已有不高興的味：「你讓我怎麼對得住爸媽？」。叔叔這次倒正經八百拿起相片細看，挑了許久，鄭重拿起一張相片說：「就這個吧，只不過人是否如相片一般好看？」

我把這件事告訴小良，小良頗意外，說叔叔在班上無意中說過：「因為自己沒法保證作個好丈夫，怕誤了女孩或是未來的孩子，所以要抱獨身主義」。當時，小良聽得淚流滿面。我陡然心念一動，瞅著叔叔外出時，潛溜他房中，找出他班上的家庭連繫及個別談話紀錄表細細翻閱。一張張填得密密麻麻的紙過在指下，一見到了小良的那一張，顯然，照片中的面孔是純真的小孩，順勢再細看，真是不出所料，小良的父母離婚了，他現跟著母親合住。內容滿記了叔叔和他父母分別連絡的談話。再翻閱其他資料，也大多家庭破碎父母失和。每一年，都有厚疊的一手資料要待叔叔放入心腸，因為叔叔一直帶著就業班。

我大概知道點什麼，卻說不出，突然失了抽菸喝酒的興味。

這回相親，叔叔非常滿意對方，聽說，還猛在對方飯桌上說笑話，引逗得女孩足足有半小時合不上嘴。看來

，我可以大方地叫阿嬌了。結婚前半個月，叔叔當著父母面說要戒菸酒，說著說，還意味深長地瞥我一眼。結婚那一天，叔叔班上學生幾乎全來了，穿得也體面，新娘子前，師母長短地任性喊著，小良夾其中，最是鬧得開，全沒有平日充漢子的脾氣，衆多聲音在婚禮中雷轟著，卻掩不住叔叔的話：「好幸福，好幸福。」

結婚半年後，叔叔請調外地學校，比較接近嬌嬌的工作場所。一兩年後，叔叔隨著嬌嬌家人移民澳洲開闢新天地。三十多歲的男人，遠離熟悉的家鄉，重新接納陌生的風土人情，委實是成熟的勇氣吧！

叔叔曾寄封信給我，寫著「其實，我一直未曾成熟過，三十多歲的男人，老懷著十多歲少年無端悲憤和裝帥的心情，猛貪著菸酒的感覺，又老怕自己擔不起家。那天，乍聞到你身上的菸味，彷彿知道和我血脈相關的親人，也迫切要表現成熟，這才覺得誤了點什麼？」

當然，抽了短暫的菸，如今我早就全面禁菸了。小良也不問為何戒，很多事就這樣過了。不知怎地，我總覺得小良身上有那麼一點叔叔的味，對他的感情便愈發親密起來。